

丹 东 之 死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62,000 开 本 787×940毫米 $\frac{1}{32}$ 印 张 4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3,000

书 号 10019·3050

定 价 0.30 元

第 一 幕

〔亥劳一塞舍尔和几个女人(围着一张牌桌)。丹东，朱丽(离上述人稍远一些，丹东坐在朱丽脚下一只矮凳上)。

丹东 你瞧这位漂亮的太太，纸牌在她手里多么听话！一点也不错，她干这种事很内行。人们都说，她总是把红心给自己的丈夫，把红方块给别人。——你们在爱情上很会弄玄虚。

朱丽 你相信我吗？

丹东 这我怎么知道？我们彼此了解得太少了。我们的皮肤生得太厚，每人都把手伸向对方，可是这只是白费力气，各人摸到的不过是对方粗厚的表皮而已。——我们真是无比的孤独。

朱丽 你是了解我的，丹东。

丹东 是的，如果按照人们一般所谓的了解。你有一对黑眼睛，有卷曲的头发，你的肉皮细嫩，而且动不动就叫我：亲爱的乔治！但是(他指了指她的脑门和眼睛)这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算了吧，我们的感觉是迟钝的。想要互相了解

吗？那除非是揭开对方的头盖把脑神经里的思想抽出来。——

一个玩牌的女人（对亥劳） 您把手指头这样挑着是什么意思？

亥劳 没有什么？

玩牌的女人 您不要把大拇指这样弯着，多不雅观！

亥劳 您看，我这个手指有自己独特的风姿。——

丹东 不是的，朱丽，我爱你就象爱坟墓一样。

朱丽（身体一扭） 噢！

丹东 不，你听我说！人们都说，在坟墓里可以得到安宁，坟墓和安宁是一件事。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躺在你怀里就象躺在地底下一样。你就是一座恬适的坟墓，你的嘴唇是丧钟，你的声音是我的挽歌，你的胸脯是我的坟丘，而你的心就是我的棺木。

玩牌的女人 输了！

亥劳 这是一场爱情的冒险，象所有的冒险事一样，它也得破费点钱。

玩牌的女人 如果是爱情冒险，那您一定是象聋哑人那样，用手指头表示爱情的。

亥劳 为什么不能用手指呢？我们甚至可以说，手势最容易为人了解。——我用纸牌里的皇后布下了爱情的罗网，我的手指是被魔法幻化成蜘蛛的王子，而您，太太，就是仙女。可惜事情不太妙，

皇后总是坐月子，动不动就要生小太子^①。我可
不叫我的女儿玩这种游戏，国王和王后紧紧贴
在一起，太不成体统，随后就出来一个小太子。

〔嘉米叶·德墨林和菲利波上。〕

亥劳 菲利波，瞧你那双眼睛，为什么那么忧郁？你
把革命的红帽子撕破了个洞吗？圣·雅各伯^②
脸上有了怒容吗？执行绞刑的时候下雨来着？
还是你没有弄到好座位，什么也没看见？

嘉米叶 你又在篡改苏格拉底的话了。你也知道，
有一天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看见阿基比亚德^③哭
丧着脸，便这样问过他：“你把盾牌丢在战场上
了吗？你在竞赛或击剑中被人打败了吗？有人
唱歌、弹琴把你比下去了吗？”共和党人多么讲
究古典主义！还是用我们断头台的浪漫精神把
它冲淡一些吧！

菲利波 今天又有十二个人成了牺牲品。我们过去
还是想错了，他们把艾贝尔派^④弄到绞首架上

① 德文纸牌中的杰克和小孩是一个词。

② 暗射雅各宾俱乐部领袖罗伯斯庇尔，参见第十四页注①。

③ 阿基比亚德（纪元前450—403），雅典政治家和大将，哲学家
苏格拉底的得意门徒。

④ 法国革命中代表城市贫民利益的左翼派别。领袖艾贝尔
（1759—1794），最初属于雅各宾派，以后组成了自己的集
团。曾推动雅各宾派政府抗击外国干涉者，镇压反革命等，
但提出某些过“左”的口号，如废除基督教和反对小商人
等。一七九四年三月企图掀起反对罗伯斯庇尔政权的暴
动，失败后被镇压。

去，不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能首尾一贯，也许还因为十人委员会^①认为，只要有什么人比他们更让人害怕，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要垮台。

亥劳 他们想把咱们都变成洪荒时代。没有开化的人。圣·鞠斯特如果能看到咱们再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不见得会不高兴！这样，那位阿拉的大律师^②就能模仿日内瓦钟表匠^③的机械，给咱们发明出护头小帽、课桌课椅和一个亲爱的上帝来。

菲利波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马拉计算出来的数字^④后面再加上几个圈圈儿也在所不惜。咱们简直象初生的婴儿，浑身血污，把棺材作摇篮，拿人头当玩具，这种情况要继续多久啊？我们

① 一七九三年法国成立公安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政权机构。公安委员会最初由二十五名委员组成，以后十六名委员从中分化出来，另行组织治安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则增加一名委员，所以也称“十人委员会”。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② 指罗伯斯庇尔。他出生于法国北部阿尔托瓦省的阿拉城，并在该城当过律师，故名。

③ 指卢骚，他的父亲是日内瓦钟表匠。罗伯斯庇尔对卢骚的教育和政治学说非常推崇。

④ 马拉(1744—1793)，法国大革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革命中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谋害。马拉生前曾说：“如果我主张让五百个保皇党的人头落地，这只是为了使五十万个无辜的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一定得向前走一步：特赦委员会一定得成立，被黜免的代表^①一定得复职！

亥劳 革命已经到了该重整旗鼓的时候了。——是该让革命停步，让共和国开始的时候了。——在我们国家的基本法典上，权利必须代替义务，安居乐业必须代替德行，自卫必须代替惩罚。每个人都必须有作人的尊严，都必须能发挥自己的个性。一个人明智也好，愚痴也好，有教养也好，没有教养也好，善也好，恶也好，这都不干国家的事。我们大家都是蠢货，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愚蠢强加在别人头上。——每个人都应该能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

嘉米叶 政权形式应该象一件透明的衣裳，熨帖可体地穿在人民身上。血管的一起一落，肌肉的一张一弛，筋脉的起伏涌缩都应该从衣服上显现出来。肢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我们却无权利任凭自己的好恶给它剪裁一件袍子。——如果有人想把尼姑的道袍披在法兰西这位最惹人爱的荡妇的光肩膀上，我们就要敲他的手指头。——我们

^① 指一七九三年二月国民公会中被逮捕的吉伦特派代表，其中一部分已被处死。

要的是赤裸着身体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奥林庇克的游戏和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啊，那使人销骨溶肌的罪恶的爱情啊！——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萝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干涉，只是他们不要再让我们看野蛮的斗兽把戏就好了。——我们共和国的守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①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马拉和沙里叶^②。——丹东，你应该在国民公会上发动一次进攻！

丹东 我应该，你应该，他也应该。要是我们还能活到那一天啊！象老太婆常说的那样。每过一小时，就少了六十分钟。不是这样吗，孩子们？

嘉米叶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

丹东 噢，什么事都是自然的。只不过这些漂亮的事该谁动手去做呢？

菲利波 我们，以及一切正直的人们。

丹东 这中间的“以及”可是一个长字，它把我们分隔得实在不近。这段路太远了，我们还来不及会师，正直就要断气了。就算我们能会师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希腊哲学家。资产阶级传统哲学认为伊壁鸠鲁的学说主张享乐放荡。

② 沙里叶，法国大革命中马拉的拥护者，里昂市议会议员。一七九三年为反动派杀害。

吧！——人家也可以借钱给这些正直的人，可以跟他们攀亲戚，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们，这就是全部事实！

嘉米叶 如果你知道这些事，当初为什么还进行这场斗争呢？

丹东 我讨厌这些人。我一看到这些装腔作势的卡托^①的信徒，就恨不得踹他们一脚。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站起身来）

朱丽 你要走吗？

丹东（转对朱丽） 我得走了。他们谈论的这套政治更把我的精神耗尽了。——（边向外走边说）我临别时向你们预言一下：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造好，炉火烧得正旺，我们谁都可能把手指头烫焦的。（下）

嘉米叶 让他去吧！你们相信，真正到了行动的时候，他会袖手旁观吗？

亥劳 不错，他说这些话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跟下棋没有什么两样。

一条小巷

〔西蒙，西蒙的老婆。〕

① 马尔库斯·波尔齐乌斯·卡托（公元前234—149），罗马帝国政治家，曾任风纪监督官。史称“老卡托”。

西蒙(殴打自己的老婆) 你这个拉皮条的老婆，你
这个老鸽子，你这个诱人犯罪的烂苹果！

老婆 哎哟，救命啊，救命啊！

几个过路人(跑过来) 快把他们拉开，快把他们拉开！

西蒙 别拦我，公民们！我非把她的老骨头拆散不可！你这个假充正经的臭尼姑！

老婆 我是尼姑？这我倒要看看，我……

西蒙 我要把你的衣服剥光，把你光着身子扔到大街上去。你这个老婊子，你身上的每条皱纹都不干不净。(人们把他们拉开)

市民甲 怎么回事？

西蒙 咱们那个闺女到哪去了？快说！不，这个名字她不配！咱们的姑娘！不，这也不成！咱们的那个丫头，那个婆娘！不，连这个称呼她都不配。只还有一个名字。哎，我真要憋死了，这个字我实在叫不出口来！

市民乙 这倒也好，你就是叫出来也带着烧酒味儿！

西蒙 啊，老维尔基恩尼乌斯^①，快把你的秃脑袋遮起来吧！乌鸦要落在你的头上啄你的眼睛！给我拿把刀来，公民们！（腿一软，坐在地上）

① 据古罗马传说，维尔基恩尼乌斯为了挽救女儿免遭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奸污，曾将女儿刺死。

老婆 哎！要说他这个人啊，心眼倒是不错，就是禁不住两口酒。只要几杯烧酒落肚，他就好象生了三条腿似的。

市民乙 他就用三条腿走路了。

老婆 不，他就站不稳了。

市民乙 不错，他先是用三条腿走，以后就全仗着第三条走，直到这条也吃不住劲的时候。

西蒙 你是个吸人血的老妖婆，把我心头的热血都喝干了。

老婆 别管他了，他这个时候总是这么撒酒疯的，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市民甲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婆 你们知道，我正坐在石头上晒太阳，你们知道——我们家里没有柴火，你们知道——

市民乙 那你就拿你丈夫的红鼻头取暖好了。

老婆 我们家的姑娘正转过墙角往下边走——她可是个好姑娘，我们两个可都靠她养老啊。

西蒙 嗨，她招认了。

老婆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要是那些阔少爷不在她那儿脱下裤子来，你就捞得着裤子穿了，啊？你这个酒桶！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养下来的，还很痛过一阵呢！难

道她就不许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再说，这又痛到她哪里去了，啊？你这个老混蛋！

西蒙 哈，路克瑞蒂亚^①！拿刀来，快给我一把刀，公民们！哈，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②！

市民甲 对了，拿把刀来。可是这不是为了要干掉这个可怜的卖淫妇！她犯了什么错了？她什么坏事也没干！是饥饿逼着她卖淫，逼着她讨饭的。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咱们妻女贞操的人预备的。那些作践咱们老百姓闺女的坏蛋，让他们倒倒霉吧！你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吃得闹胃病；你们的衣服尽是破洞，他们穿着暖和的大衣；你们的手掌上都是老茧，他们的手软和得象天鹅绒。ergo^③，你们整天干活，他们肩不动膀不摇；ergo，你们流血流汗挣来的，他们明抢暗偷地夺了去；ergo，你们想从被他们盗窃去的钱财里再弄回几个铜板，就不得不卖淫，不得不要饭；ergo，他们是一群流氓，咱们非把他们打死不可！

市民丙 他们自己的血管里没有血，都是我们从我们身上吸去的。他们从前对我们说：把贵族老爷打死，这些人是豺狼！我们听他们的话，就把贵族

① 古罗马著名节妇。据传被王子赛克斯图·塔克尼乌斯强奸后自尽。

② 见第八页注。

③ 拉丁文：“可见”，“所以”。

们吊在灯柱上了。他们说：否决权^① 让你们吃不上面包，我们又按照他们的话把否决权打死了。他们又说：吉伦特党^② 让我们挨饿，我们就又把吉伦特党送上了断头台。可是死人的衣服都让他们剥下去了，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光着屁股受冻。我们要把他们大腿上的皮剥下来作裤子，要把他们身上的肥油榨出来，加在汤里提提味。走！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

市民甲 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

市民乙 谁想溜走^③，就打死谁！

全体在场的人（大喊） 打死他，打死他！

〔几个人把一个青年人拖过来。

几个声音同时说 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死他！吊死他！

市民乙 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人们把一根灯柱上的路灯落下来）

青年人 啊，先生们！

市民乙 这里没有先生！吊在灯柱上！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国民议会决议所享有的否决权，这里用来指路易十六。

② 吉伦特党，法国大革命中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革命初期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一七九二年八月执掌政权后，竭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反对革命深入发展。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为雅各宾派所推翻。

③ 指叛逃国外的法国贵族。

几个人(唱)

长埋地下的人，
终究要喂蛆虫，
与其葬身粪土，
何如悬在空中。

青年人 饶了我吧！

市民丙 只不过用麻绳往脖子上套一套罢了！最多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我们比你们仁慈多了。我们受的是终身苦役；六十年一直拴在吊索上，手脚拚命挣扎。可是我们会割断绳子解救自己的。——快把他吊在灯柱上吧！

青年人 请便吧！可是你们的日子不会因为这个就变得晴朗些！

围观的人 他说得有理！他说得有理！

几个声音 放了他吧！（青年人逃走）

〔罗伯斯庇尔上，由几个妇女和无套裤党^①人陪
随。

罗伯斯庇尔 这里出什么事了，公民们？

市民丙 你应该问将要出什么事。八、九两个月^②
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工

① 又译作“长裤汉”。大革命期间一般群众都穿粗布长裤，以别于穿短套裤的贵族和资产者，故名。

②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攻打推勒里宫，逮捕国王。九月初革命群众把一批监禁的贵族和教士处死。

作得太慢了。我们需要一阵暴雨！

市民甲 我们的老婆孩子都在伸手要面包，我们想用贵族老爷的肉喂他们。咳，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

所有在场的人 打死他！打死他！

罗伯斯庇尔 你们要遵守法律！

市民甲 法律是什么？

罗伯斯庇尔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

市民甲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ergo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ergo尊重法律就是不再有任何法律，ergo我们就要把他打死。

几个人的声音 听听阿利斯蒂底斯^①怎么说！听听廉洁的罗伯斯庇尔的话！

一个妇女 对了，听听救世主的话，他是派来主宰、裁决我们的。所有的坏人都要在他的宝剑的利刃下丧命。他的眼睛明辨是非，他的手执掌着生杀予夺之权！

罗伯斯庇尔 可怜的、德行正直的人民！你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你们已经把你们敌人奉献出来。人民，你们是伟大的。你们在雷鸣电闪之下大显身手。但是，人民啊，你们攻击的锋芒万不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愤激狂怒会把你们自己销

① 阿利斯蒂底斯(约公元前540—468)，雅典政治家，以正直著称。这里人们用来称呼罗伯斯庇尔。

毀。只有借助你们自己的力量才能使你们跌倒，这一点你们的敌人知道得很清楚。你们的立法者一直在警觉着，他们会指挥你们的双手的。没有什么能骗得过他们的眼睛，也没有什么能逃得过你们的手掌！来吧，跟我们一起去找雅各宾党人^①去！你们的这些兄弟将伸出双臂欢迎你们，我们将严正地审判敌人，一个也不让他们漏网！

很多人的声音 到雅各宾党人那里去！罗伯斯庇尔万岁！（众人同下）

西蒙 哎呀，难过死了，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了！（挣扎着想站起来）

西蒙的老婆 来！（过去搀扶西蒙）

西蒙 哎哟，我的包齐斯^②！你对我这样好，真让我羞死了！

老婆 站起来吧！

西蒙 你不理我了吗？啊，你能够饶恕我这一回吗，波尔齐亚^③？我把你打痛了吗？那不是我的两只

① 雅各宾党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大的政治组织，领袖有罗伯斯庇尔等。一七九三年九月，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雅各宾派专政。

② 据希腊神话，菲利蒙和包齐斯是一对恩爱、虔诚的夫妻，大神宙斯许其白头偕老。

③ 古罗马卡托·乌梯森西斯之女，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之妻，公元前四三年自杀。

手，不是我的胳膊，那是我错乱的神经干的事。

神经错乱是哈姆莱特的敌人。

哈姆莱特没有干，哈姆莱特不承认。

咱们的闺女哪去了？我的小萨恩呢？

老婆 她就在拐角那边呢。

西蒙 快去找她吧！来，我的好老婆子。（两人下）

雅 各 宾 俱 乐 部

一个里昂人 里昂的弟兄派我们来，为了向你们倾诉一下我们的愤慨不平。我们不敢说把罗逊将军载到断头台上去的刑车就是装运“自由”的柩车，但是我们知道，从那一天起，谋害沙里叶的凶手就又趾高气扬起来，仿佛这世界上再没有给他们作坟场的地方了。莫非你们已经忘记，里昂是法国国土上一块必须用卖国贼的尸骨遮盖起来的地方吗？莫非你们已经忘记，皇帝的娼妇身上的癩疮一定得用罗纳河的河水才洗得净吗？莫非你们已经忘记，革命的激流必须使庇特^①在地中海的舰队搁浅在贵族的尸骸上面吗？你们的宽宏大量正在扼杀革命。贵族

① 指威廉·小庇特(1759—1806)，从一七八三年任英国首相。法国大革命期间曾命令英国舰队封锁法国港口，企图扼杀法国革命。

老爷的呼吸就是革命临死前的喘息。只有懦夫才为共和国而死，雅各宾党人要为她杀人。你们应该知道：如果我们在你们诸位身上找不到八月十日、九月和五月三十一日^①的奋发的精力，那我们只有象爱国者盖亚德^②那样，去拿卡托^③的匕首了。（掌声和嘈杂的喊声）

一个雅各宾党人 我们会跟你们一起喝干苏格拉底的酖杯^④的。

雷让德尔（摇摆着身躯走上讲台）我们用不着把目光投向里昂。那些穿绫罗绸缎的人，那些坐大马车的人，那些坐在戏院包厢里模仿科学院大辞典装腔作势地讲话的人，这些天来脑袋在肩膀上又长结实了。他们居然说什么俏皮话，应该让马拉和沙里叶再当一次革命烈士，要让他们们的胸像再上一次断头台。（与会的人大哗）

几个声音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行尸走肉。他们的舌头已经把他们绞死了。

① 八月十日、九月见第一二页注②。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山岳党人（革命中的左派）在国民公会中向日趋反动的吉伦特党发起攻击，把革命推向高潮。

② 盖亚德，演员，艾贝尔派，自杀而死。

③ 此处指小卡托（公元前95—46），系老卡托（见第七页注）之孙，波尔齐亚（见第十四页注③）之父，在凯撒攻克乌梯卡城后以匕首自杀而死。

④ 苏格拉底服毒而死。